

三千里江山

三千里江山

楊朔著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阿老作封面画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3號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*

書號184 字數133,000 開本787×1092 耗 $1/32$ 印張 $7\frac{5}{16}$ 插頁2

1953年3月北京第1版 1954年9月北京第2版

1958年3月北京第19次印刷

印數481501—531500册

定價(6) 0.40元

幾句表白

自從一九五〇年冬，中國人民志願軍來到朝鮮後，我們曾經多少次爲他們所創造的功勳歡呼萬歲。勝利自然鼓舞人，但更鼓舞人的却是那些各色各樣創造勝利的英雄。一年多來，我幾乎一直隨着中國鐵路工人組成的志願軍一起行動，見到許多人。這些人平常常、樸樸實實，不失勞動人民的本色。但他們每人有每人的生活，每人有每人的家庭，每人有每人的來歷。是什麼力量促使我們的工人丟下就要結婚的愛人，參加了志願軍？撇下死而未葬的父親，來到朝鮮？離開妻子、兒女以及和平的生活，投到最艱苦的戰爭裏去？在他們靈魂深處，閃耀着一種光芒。這是種愛。他們愛祖國，愛人民，愛正義，愛和平。爲了這種愛，他們犧牲了個人的幸福，個人的愛情……有些同志甚而獻出自己最寶貴的生命。世界上還有比這種愛更偉大的麼？我想寫的就是這種愛。

這是我這篇故事的經線。

還有條緯線。中朝人民在共同命運下，共同戰鬥裏，年深日久用鮮血結成的生死交情，將要更發展，更牢固。

現在是一九五二年六月四日深夜三點，附近轟炸正緊。我住的朝鮮小茅屋震得亂搖亂晃，紅光射進門縫。轟炸過後，我走出屋去。月色很靜，遠處一隻布穀鳥不住叫着。正是插秧的季節，幾天光景，滿眼的水田都插齊了。什麼暴力也破壞不了我們的生活，什麼工作都在正常進行着。我就在這種情況裏寫完我的最後一個字。但我並沒寫出人物事情的萬分之一啊！我寫着寫着，感到自豪，自豪於我們有這樣的人民；我也苦惱，深深地苦惱，苦惱於我的筆太笨，表現不出我們人民的英雄性格。饒恕作者吧！是我損害了我們人民應有的光彩。

感謝曾經幫助我的同志，就讓我把這本書獻給我們所有的中國人民志願軍。

一九五〇年秋八月，北朝鮮一家莊戶人的後牆根開着一種花，一叢一叢的，花瓣是紫紅色，類似玫瑰。秋令風露大，天天早晨，那花瓣上掛滿露水珠，順着花鬚往下滴，新鮮透了。

一個不到十歲的小孩掐了枝花，跑着叫：『爺爺，爺爺，這叫什麼花？我怎麼不認識？』

爺爺足有七十歲，鬍子雪白，穿着件對襟白袍子，迎面結着飄帶，頭上戴着頂黑色的『坎頭』^①帽，看上去，倒像中國古畫上畫的人物。老人背着手，慢慢笑道：『別說是你，連你媽也叫不上花名來。這叫無窮花，四十年前，朝鮮遍地都是。』

小孩的媽媽是位性格溫柔的阿志媽媽^②，手拿着鐵耙，正在當院晾着一堆黍子。黍

① 坎頭，朝鮮一種帽子，黑紗做的，古時封建官僚才能戴，現在一些老年人也戴了。

② 阿志媽媽，朝鮮語，大嫂的意思。

子新割下來，有股青氣，像是魚腥。聽了老人的話，阿志媽妮柔聲說：『記得先前我問過你老人家，你也說不知道花名。』

老人勾起舊事，搖頭嘆氣說：『嗟！先前怎麼敢告訴你？怕你們年輕人不知輕重，說漏了嘴，會送了命。』便唸出首古老的歌子：

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

三千里錦繡江山，

無窮花開在東山

華麗的朝鮮。

原來朝鮮是個半島，多山多水。著名的有五大江，六大山。五大江是鴨綠江，圖們江，大同江，漢江，洛東江。六大山是白頭山，金剛山，妙香山，智異山，太白山，漢拏山。古時候，朝鮮還是個封建王朝，曾經拿無窮花當國花。其實人民倒更喜歡春天漫山開的金達萊花。不過無窮花開的最旺，一個骨朶連一個骨朶，開起來沒頭，從六七月一直能開到秋末，長的又潑，隨便掐一枝插到泥裏，就活了，所以繁生的遍地都是。

二十世紀初，日本吞併了朝鮮，這個白衣民族從此便失去自由。日本兇手因為無窮花是那舊王朝的國花，見了就砍，私自種的還治罪，於是遍地的無窮花差不多砍的溜

光，都當柴火燒了。

那小孫子聽着爺爺這些不好懂的話，瞪着黑溜溜的小眼問：『砍光了怎麼咱家還有？』

爺爺理着白鬍子笑笑說：『就是這話呀。他們連花木都砍不完，還能滅了咱朝鮮！日本人不行，美國人也是做夢。這許多年來，你爺爺的心都磨硬了，不知見了多少好人，一個倒了，一個又上去，跟日本人拚死拚活的！你爸爸就是一個。……』

老人說這話的當兒，美國兇手正從日本手裏接過屠刀，踏着日本殭屍走過的死路，想從南朝鮮往北殺，哇哇叫着：『三天打到中國去！』

小孫子歪着頭正出神，聽見門外另一個小孩叫他的名字：『將軍呢！將軍呢！』便咬着那枝花，跳跳蹦蹦跑了。

老人拄着柺杖，挪挪擦擦走出去，兩條腿像木頭一般硬，不大會打彎。秋季雨水勤，飄飄灑灑的，淨連陰天，下的人渾身又濕又澀。今天好不容易碰上個晴天，滿眼明晃晃的太陽光，特別乾爽。老人變精神了，順着腳往里委員會●走，想去探聽探聽前線

的消息，沒進屋先聽見裏邊又說又笑，又唱又樂。門口擠着堆人，踮着脚尖看熱鬧。屋裏擠的人更多，滿燈燈的，都是二十來歲的青年。炕當間放着幾張小桌，擺滿酒菜。里委員長●蹲在桌子前，擎着酒盅，挨着個向大家敬酒，說些壯行的話。

小孫子將軍呢從人羣的大腿縫裏鑽出來，抱着爺爺的拐杖說：『爺爺，爺爺，我也要當兵去。』

爺爺說：『別胡纏！你還沒有槍高，怎麼能去？』

將軍呢仰着又黑又亮的小臉問：『那麼幾時才讓我去？』

爺爺笑着說：『等長大了就讓你去。』

一羣青年婦女堵在門口，拍着手笑。屋裏有人喊一聲：『爲了三千里江山！……』門裏門外都跟着喊，震的爺爺那顆老心亂顫，不知是什麼滋味。爺爺活到七十歲，見的多，今兒眼見這羣好青年又要爲朝鮮的自由去作戰，不覺想起兒子，想起當年的日本人。這三千里江山已不再是孤零零的半島，而是保衛人類和平的前哨。開遍整個江山的也不再是舊日王朝的無窮花，而是人類歷史上萬古長春的英雄花。

第一段

花開兩朵，各表一枝。且說那三千里江山的儘北頭緊連着中國邊境，中間隔着條鴨綠江，水又深又綠，流子又急，五冬六夏，水面激起一片波紋，碧粼粼的，好像魚鱗。江上有座花欄大鐵橋，橫跨兩岸，也跨在中朝人民的心坎上，把兩國人民的生活連成一條鏈兒。北岸中國地面，離橋不遠，住着家老鐵路工人。這人叫姚長庚，四十左右歲，在鐵路上幹的有年數了。他有個老伴，還有個閨女，叫姚志蘭，也在鐵路上做事，當電話員。解放以前，姚長庚一直是個養路工。解放後，新來的局長武震見他爲人耿直，懂的事多，又肯出力，一步一步往上提他，眼時提成工務段長了。

姚長庚是個久經風浪的人，多少年來，雨淋日曬，臉比石頭還粗，眼像瞌睡似的，老麻搭着，輕易不笑。生人乍一見他，多半不喜歡他，私下會估量說：『這傢伙，怎麼這樣倔？』一般熟人又是種看法，背後常常議論說：『要論人家姚大叔，老成持重，又有骨氣，可是百裏挑一。』

說他有骨氣，是指着件事，他老婆姚大嬸對人嘮叨不止一次了。原來姚長庚上鐵路

前，靠着耍手藝吃飯，蓋房子，當油漆匠，跳跳縫縫的，混過許多營生。早年偽滿時候，他替日本人打夜班蓋樓房，有個日本監工的性子惡，拿着把小錘，看誰不順眼就是一錘子。正趕上六月天，大家脫光膀子，汗順着脊梁往下直淌。姚長庚正和洋灰，打洋灰座。監工的見他滿身是汗，油光光的，故意往他身上揚沙子，還毗着牙笑。姚長庚發個狠，一鐵鍬把那傢伙砸到洋灰座裏，兩鐵板洋灰打到裏邊去了。

姚大嬸瞎了隻眼，人很善良，就是嘴碎，愛囉嗦，對着貓狗也說話。有時小雞闖到屋裏，她會掄着簪簪說：『誰請你來啦？出去！出去！』家裏活一收拾乾淨，姚大嬸時常帶着針線活坐到門口，對着左鄰右舍抱怨男人，抱怨閨女，說他爺倆怎麼把她累壞了，實際是向人顯弄她男人閨女好。

有一回姚大嬸絮絮叨叨說：『你可說，叫我怎麼好！昨下晚，她爹又熬到半夜才回家，飯也不正經吃，覺也不正經睡，日裏夜裏，家務事半點不問，身子長到段上去啦。……你沒見，舊年冬天，一黑夜颳大風下大雪，人家正睡着，他扒着窗戶眼一望，爬起來開開門走了，問他也不答應。後首才知道是怕鐵路上雪太厚，火車出事，深更半夜領人掃雪去了。……你瞧他那古板樣子，我跟他過了半輩子，沒聽他說過一句玩笑話。去年秋裏有一天，可倒怪，一進門笑嘻嘻的，嘴都閉不死了。我心裏奇怪；他在哪

迎上喜神啦？不用問，人家說開啦：「今兒是怎麼回事，見了你，就像初娶媳婦那樣，從心眼裏往外高興。」想不到他那天入了共產黨。你看看，共產黨一來，怎麼人都像脫胎換骨似的，變了個樣？」

鄰居一位嫂子聽了說：「大嬸，你也算有福。於今大叔是熬出頭了，又有個好姑娘，能寫會算的，過幾天一辦喜事，請等着抱外孫吧。」

姚大嬸聽人誇獎閨女，心都開了花，故意裝出厭煩樣子，皺着眉說：「罷呀，有什麼福好享？有個豆腐。不知哪輩子該下她的，折磨死人了。一個大閨女家，不說在家裏學個針頭線腦的，天天跟她爹一樣去上班，這也罷了，誰知又交上個朋友，鬧起自由來了。於今時興這個嘛，咱老腦筋，看不慣也得看。這不是，眼看要出門子了，連針線都拿不起來，還得我給她操勞着趕嫁妝，不對心事還挑眼，累死也不討好！」

姚長庚夫婦原本有兩個兒子，都沒了，贖下個女兒，拿着像眼珠子一樣寶貝。姚志蘭今年十八歲了，長得細挑挑的，兩隻眼睛水靈靈的，雙眼皮，脖子後紮兩根小辮，好像一枝剛出水的荷花。就是有一宗，她媽罵她是書蟲子。天天下班，總要從圖書館借回本書，趴在牀上看，叫她吃飯也不動彈。看着看着，一個人會嗤嗤笑起來，有時眼圈一紅，又掉淚。

姚大嬸生怕閨女看些邪魔歪道的小唱本，發急說：「哎喲，這孩子可瘋啦！你看的是些什麼玩意？」

姚志蘭把書面一翻：是『劉胡蘭』。她看到劉胡蘭臨刑那一場，又興奮，又難受，心想：「人家劉胡蘭是人，我也是人，人家能那樣，我就不能那樣麼？人在世，不是爲人嘛，怎麼不能做點事？」從此處處拿劉胡蘭做榜樣。

姚志蘭的愛人叫吳天寶，是在職工夜校認識的。兩人不像愛人，倒像競賽的對手。一個是電話員，一個是火車司機；一個是青年團員，另一個也是團員。你的工作好，我想更好；你學習跑到頭裏，我也不甘心落後。兩人時常也笑笑鬧鬧的，拿着真話當玩話說。

姚志蘭會拿食指按着嘴唇，瞞着吳天寶說：「咱怎麼敢跟人家比呢？人家是火車頭，咱得向人家看齊。」

吳天寶就要眯着眼笑起來：「好，好，不用鬥嘴，不服氣咱就賽賽。」

姚大嬸剛見吳天寶那天，有點不中意。你看他個頭多矮，又黑，帽簷底下蓬着撮頭髮，像隻八哥。臉色倒鮮亮，喜眉笑眼的。可怎麼那樣頑皮，不是吹口哨，就是笑——有什麼樂頭？吳天寶人小，器量可大，看出姚大嬸氣色不善，也不介意，還是說呀笑

的，到底把姚大嬸引樂了。

姚志蘭鬆口氣說：『媽，午飯吃什麼？留他吃餃子好不好？』

吳天寶插嘴說：『包餃子我會擀皮，管保比脚末跟老皺皮還厚。』

姚大嬸笑道：『罷呀，你是客，坐着喝水吧。』

姚志蘭嗤地笑了：『他那人，還閒得住？叫他劈棒子好啦。』

吳天寶說：『我又不是鹽店掌櫃的，誰當鹹（閒）人？』說着把藍制服一脫，掄到炕上，挽起袖子，蹲到竈火坑邊劈木頭，一面劈一面打着口哨。

姚大嬸調麵，望着吳天寶尋思說：『這孩子，靈靈俏俏的，倒有意思。人也不藏假，就是那一汪子清水，一眼看到底。』心裏有意，嘴裏就問東問西，拿話套問吳天寶的身世根底。

吳天寶朝姚志蘭擠了擠眼，意思說：『你媽相女婿啦。』一面笑着說：『大嬸，你問我的來歷麼？我這人有鼻子有眼，可不簡單。一下生就不纏娘，三歲離開爹爹，風吹雨打，不知怎麼就長大了。』

姚志蘭用手背掩着嘴笑道：『你就會瞎練貧，一句正經話沒有。』

吳天寶說：『這不是正經話是什麼？爹娘一死，我住的是黃連寺，吃的是曲麻菜，

喝的是梔子水，三伏天，蚊子跳蚤都不可我，嫌我的肉苦。」

姚志蘭翻了他一眼說：「你聽聽，這個貧嘴。明明是苦事，他當玩話說。你爲什麼不知道愁呢？」

吳天寶說：「愁？過去受那些王八兔子豔犢子氣，我恨都恨不過來呢，還愁。要愁早愁死了。於今天下變了，日子好了，我也想愁愁，可是愁什麼呢？你告訴告訴我吧，我也好學着點。」

姚大嬸笑起來道：「這孩子，有你在旁邊，木頭人也逗活了，誰還會愁？柴火劈的也够了，你要不累，穿上衣裳，到街北頭小舖打幾兩香油來，咱好拌餡。」

吳天寶撂下斧子，拍打拍打手，抓起制服往身上一披，忽然叫道：「壞了，一件重要東西丟啦！」急的滿口袋亂摸。

姚志蘭問道：「什麼好寶貝？左不過是那個破口琴，整天嗚嗚啦啦吹，討厭死了。」

吳天寶亂搖着頭，也不答腔。姚志蘭看了看他，搗着嘴笑道：「媽，你看他穿的誰的衣裳？」

吳天寶低頭一看，衣裳又長又大，原來穿錯了姚長庚的，連忙換回自己那件，伸手掏出隻口琴，又掏出本日記，裏邊夾着張畫片，五顏六色，挺好看的。

姚大嬸一嚙嘴說：『我當是什麼重要東西呢。』

吳天寶把畫片送到姚大嬸眼前說：『你看看，這是什麼？這是毛主席的像片啊。不虧了他，你還想吃餃子，喝西北風去吧。』

姚志蘭想拿過去細看一看，吓的吳天寶往後一閃說：『你一看，就沒我的了。』趕緊闔上本子，笑着藏到口袋裏去。

從此吳天寶每逢跑車跑到這兒，必定到姚志蘭家裏來。一來便挑水掃院子，事事上心。他爲人手腳靈俏，眼精手快，一會忙乎完，就要一跳坐到桌子邊上，悠蕩着兩隻短腿，吹起口琴來。但他有點怕姚長庚。有時正吹着，只要姚長庚在門口一咳嗽，他舌頭一伸，出溜地溜下來，也不大敢鬧了。

姚志蘭曾經笑着問道：『我爹也不打人，不罵人，也不鬧脾氣，你怎麼見了他就拘束束的，舌頭好像短了半截子？』

吳天寶搔搔後腦瓜子笑道：『你那爹呀，可是俗話說的，鐵板釘鋼釘，硬到家啦。誰有點錯處，拿起來就說，一點不留情。』

姚大嬸說：『理他呢。他就是那麼個脾性，一不高興，掛着個臉，整天不說話，待人心眼可實落。晌午沒吃乾糧，不餓啊？做點點心你們吃吧。』

姚志蘭皺着眉頭笑道：『你看你，媽！人家剛吃飯，又問吃不吃東西，一天不定問幾遍，要把人家撐死不成？』

姚大嬸生氣說：『問問又不好！不在我眼前也罷了，在我眼前，可不能讓你們餓着。』

說實在話，姚大嬸一天到晚，心裏就是惦着閨女。閨女的親事，她比誰都急。吳天寶那孩子沒爹沒娘，處處又對她的意，將來閨女過了門，還不是住在一塊？這一點最對她的心事。於是緊張羅着替他倆訂了親，又對吳天寶說：『我姑娘也快二十了，還能老養着？結了婚，我閨女也有個奔頭。』

姚志蘭不願意，姚大嬸背地數落女兒說：『我們做姑娘時，只盼嫁個好女婿，有個靠頭。你可倒好，心一飛飛到天上，淨想些什麼？』

架不住姚大嬸天天囉嗦，到底把女兒女婿說活心了，便擇定十一月七號結婚。那天是蘇聯十月革命節，吳天寶的包車組正往十五萬安全公里跑，那時候也該完成紀錄了。

姚大嬸扳着指頭一算，贖不到兩個月，便忙的昏天黑地，替閨女辦嫁妝。割布，買繸子，縫衣裳，做被窩，又怕女兒不中意花色，樣樣逼着女兒親自過目。姚長庚段上事忙，天天戴着星星才回家，老婆也要連湯帶水，囉里囉咯，一樣一樣告訴他，還要抱怨